



农村故事书

204号渔船

孔宪甫等编写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村故事书

204 号 漁 船

孔宪甫等编写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204号漁船

孔宪甫等编写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$\frac{1}{32}$ ·印张1 $\frac{1}{4}$ ·字数19,000

1965年2月第1版·196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000,001—225,000

统一书号: T 10168 · 55

定价: (四) 九分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里收集了两个对敌斗争故事。第一篇《204号渔船》写的是广东沿海地区，有三个渔民驾着204号渔船在海上打鱼，中途遇着从台湾来的一股武装特务，因橡皮船坏了，爬上渔船，硬逼渔民送他们到香港去。渔民们见寡不敌众，就运用机智，沉着应付，终于把这股武装特务一网打尽。第二篇《“山怪”智擒画皮狼》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国东北地区有个伐木工人，名叫赵长发，外号“山怪”，他是抗联的交通员。有一天，日本鬼子派了两个特务，化装成抗联同志，要赵长发带路进山，企图了解抗联宿营地路线。同时又以另外两个特务，化装被俘虏的伪警，企图以此取信于赵。赵长发察言观色，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，就将计就计，把他们带进深山，配合抗联部队，活捉了这四只披着人皮的豺狼。

目 录

- 204号漁船.....孔宪甫 (1)
- “山怪”智擒画皮狼张克非 (15)

204号漁船

孔宪甫

这是去年十月发生在广东沿海的故事。

这一天，早晨五点钟，海上起了雾，白濛濛的，半里地以外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东沃公社有一只分区单独作业的漁船停在上，船上三位漁民正准备下网打魚，忽然，听见有馬达的声音，“噚噚噚噚……”，朝他們这个方向来了，越来越近。这三位漁民抬头一看，见远处来了一只橡皮艇，艇上有八个人。艇船一靠近，四个带枪的人，一扒船帮，跳上了漁船。

这只船，正是咱們要說的二〇四号漁船。掌舵的船老大姓林，叫林卫平，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，他参加过中国人民志願軍，在朝鮮打死过美国鬼子，抓过俘虏，立过功也受过奖。有一回，为了护送一位朝鮮老大娘通过敌人的封鎖綫，林卫平負了伤。复員后回到家里，仍旧干他的老本行——打魚。

船上另外两个人，一个是林卫平爱人的弟弟，名字叫阿蔡；另一个是老船工，刘大伯。他們这三个人，一个比一个大十岁，阿蔡今年二十五，林卫平三十五，刘大伯四十五。論起脾气来也各不相

同。阿蔡年輕，脾气暴，心眼直，有話就說，不会拐弯抹角；刘大伯为人耿直，脾气倔强；三个人当中数林卫平脾气随和，心灵智多，办起事来真是一步一个脚印，他的文化水平虽不高，可是，讲出话来能以理服人。别看他們年龄、脾气不一样，要是干起活来，那心情、劲头擰成一股绳儿，却跟一个人一样。

再說上船来的这四个人。那領头的，手里拿着手枪；其他的人都端着卡宾枪，腰里头还别着手枪。他們有的穿着干部服，有的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。别看他們模样长相、穿著打扮象个人样，可是，他們都不是好人。他們是干什么的呢？他們是蔣匪“反共救国軍”的武装特务。領头儿的这个家伙，姓陈，叫陈鎮民，外号儿又叫二和尚。怎么叫二和尚呢？因为他从小就吃喝嫖賭，无恶不作，刚二十来岁，头发就都掉光了，长得象个和尚。因此人們就給他起了个外号叫二和尚。

陈鎮民是个老牌特务，过去在美国芝加哥受过專門的訓練，去年在台湾又进了美国人办的特务訓練班，目的是到大陆上来，进行阴謀破坏活动。这次来，他們的任务是：到大陆以后，建立什么“游击走廊”，配合蔣介石的所謂“反攻大陆”。他們从台湾高雄出发，坐的是美国軍舰，接近广东省的海面的时候，才改乘橡皮艇，一直往岸上靠，想偷渡登陆。誰知道橡皮艇在海里刚走了一

个来小时，有一个推进器坏了，修了半天也没修好。橡皮艇是靠两个推进器往前走的，坏了一个，速度就得慢一半。陈鎮民一想，坏了：“我說兄弟們，真是事出意外，天不作美呀！要这样往前走，天亮以前，我們就登不了陆了。为了反攻复国的大业，我們不能去冒险。經驗证明，跟共产党打交道，冒险是不会占便宜的。現在只有按照第三个計劃行动，暂时躲避到香港去。”

就这样，橡皮艇在海里，东拐西窜，碰上了咱們这只二〇四号漁船。上船以后，林卫平見陈鎮民有四十多岁，穿一身蓝色干部服，脚穿黑胶鞋，身上背着一个皮挎包，沒戴帽子，留着分头。不对了吧？刚才不是說陈鎮民外号叫二和尚，脑袋上沒头发嗎？怎么又留分头了呢？这是他在台湾受訓的时候，作的假发套，戴上以后，跟真头发一样，一点儿也看不出来。

“老乡們！你們辛苦啦。”“你們是干什么的？”“我們是解放軍便衣偵察員，別誤会，咱們是一家人。”“为什么要搜查我們的船？”“請原諒！我們怕遇上坏人，提高警惕性嘛！”“你們来有什么事情？”“对不起，我們部队在公海上演习，早晨雾大，这机器又出了点毛病，我們和部队失掉了联系。現在打算請你們用船把我們送到公海上去找部队，你們的損失，我負責賠償。”說着就从皮挎包里，掏出了一叠人民币和一叠粮票。林卫平他們根据这些

人来的方向、时间，看他們的言談举动，不象解放軍，倒象坏蛋。

既然是敌人，为什么他們不偷渡登陆？为什么从公海的方向来，又要奔公海去？是不是公海上还有他們的人呢？林卫平当时心里还弄不明白。他想，不管你們要干什么，先把你們送到我們的漁場再說。漁場上有我們的民兵連，別說是八个人，就是十八个也跑不了。可是，沒容林卫平多考虑，也沒管林卫平他們願意不願意，陈鎮民馬上命令他的人說：“拿那棕绳，把艇拴到船尾上，赶快走。”就見有两个匪徒抽出短刀“噌噌”两下，就把棕绳割断了。棕绳是什么呀？就是拴在魚网上的一根粗绳子，有三四十丈长，拉魚网全得靠它。棕绳砍断了，魚网就沒法使用了。

阿蔡眼看着他們破坏了自己的生产工具，当时就急了，立即过去就和他們搶。敌人刚要翻脸，林卫平馬上止住了，說：“阿蔡，別搶！讓他們先用吧！前边不远就有解放軍的巡邏艇，我們还是先把这几位‘同志’送到炮艇上去，讓他們赶快找部队吧。”林卫平这句话，是暗含着告訴阿蔡要沉着，別冒失，另外也是想看看这几个人的动静。阿蔡一听，明白过来了。可是，陈鎮民一听，就沉不住气了。“哎！哎！不用去找巡邏艇嘛！我們演习和他們沒关系，用不着他們送，就麻煩你們辛苦一趟吧！来来来！我多給你們一点錢。”說着又掏出了

一叠子人民币。这一来，林卫平心里完全明白了，这些家伙，肯定是敌人。

就在說話的这个工夫，几个匪徒已經把橡皮艇拴好了。橡皮艇上的电台、手搖发电机、罐頭、餅干一包一包乱七八糟地都往船上搬。随着另外几个匪徒也上了船。林卫平往下放舵，阿蔡和大伯往上起篷，船就朝着橡皮艇来的那个方向开去了。因为漁場也在那边。

陈鎮民一見开了船，心里还挺高兴呐！可是，走了沒多远，他掏出指北針来一看：“哎？不对！这是往哪走啊？”“奔公海呀！”“方向不对！快轉篷，朝东南走。”“你們不是到公海找部队嗎？从这儿走很快就到了。”“不行！我們部队不在那边儿，赶快轉篷。”“船順风，不能換方向啊！送你們找到部队就行了，我們还要回来打魚呢。”陈鎮民見林卫平不肯轉变航向，当时把母狗眼一瞪說：“混蛋！敢不听我的指揮！”“你为什么罵人？”“老实告訴你們說吧，我們不是什么解放軍，我們是国軍的游击队。現在有事情要到香港去，你們要老老实实在地把我們送到，不然，我就枪毙了你們。”說着，就把手枪对准了林卫平的胸口。林卫平連动也沒动，手扶着舵把子，心里暗想：这群坏蛋，原来你們要往香港跑啊！哼！既然落到我的手里，管叫你們一个也跑不了。当时恨不能跟他們拚了，可是，又一想，不行啊，咱們三个人赤手空拳，他們八个人

有十几支枪，硬拚怎么能行呢？对！不如将计就计，跟他们斗智，因为从这里到香港，就是顺风也得走两天多，在海上只要遇见船或靠近岛子边儿，那就好办了。林卫平刚一怔神，陈镇民还以为把林卫平吓傻了呢！就说：“你去不去？快说。”“我不认识路。”“混蛋！别装糊涂跟我犯刁，南海上打鱼的有几个没去过香港的？他妈的，非得给你点厉害看看不可。”说着，把手枪往腰里一别，揪住林卫平的胳膊，举手就要打。阿蔡一看，气愤得实在沉不住了：“住手！”“别动！”匪徒用枪逼住了阿蔡。刘大伯忙过来说：“你们有话好好讲嘛！要是把船老大打坏了，谁给你们开船呀？”陈镇民这才放开了林卫平说：“本司令不和你一般见识，赶快走，别耽误工夫。”林卫平一听，噢！他还是个司令呢！好！到时候我就先收拾你。陈镇民回手又掏出一叠子人民币，说：“要是把我们平平安安地送到了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拿去吧！”说罢，把钱交给阿蔡，阿蔡不要。林卫平一笑说：“哎！快收起来吧。”阿蔡接过钱，心里想：坏蛋们！不用和我们要花招，要是叫我得了手，不砸碎你们的脑袋，我就不姓蔡。陈镇民给完了钱，心想：钱能通神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嘛！谁能不爱钱呢？“别怔着，赶快走吧。到了香港，我还多给你们钱呢！”阿蔡一听，肺都快气炸了。林卫平瞧了他一眼，回手转篷，推舵，掉过了船头，说：“现在逆风，你们哪位帮助牵

一下船篷？”別看這些傢伙都是受過美國訓練的“全能特務”，可是，在海上使船，他們誰也不會。阿蔡一看馬上明白了，就說：“我來吧！”林衛平掌舵，阿蔡牽篷，船就一直往東南方向駛去。

船雖然開了，敵人的心可沒定下來。一個匪徒端着槍，看着劉大伯；另外有兩個匪徒用槍對着林衛平和阿蔡。陳鎮民說：“喂！把船使穩了！我叫你們往哪边走，就往哪边走。在海上要是出了事，我就把你們先打死。碰上共軍的巡邏艇，你們不用怕，我們都有漁民證。就說我們是下放幹部，隨着船出海打魚的。聽見沒有？不許亂說。”他手裏拿着指北針，一會嚷嚷着往西走，一會又嚷嚷着往東走。因為逆風，船走的是“之”字形。

吃中午飯的時候，敵人打開了電台，在船上給台灣拍了一個電報。電報說，他們登陸沒有成功，現已平安乘船去香港。

這時候，漁船已經進入了大明灣。林衛平想起來了，前面的海島上有我們解放軍的炮兵部隊，船只要往里靠上二十來里地，島上的解放軍就能發現了。他一邊想着，手裏的舵一邊往懷里使勁。陳鎮民好像發現了什么似地說：“這一帶共軍的炮艇常來嗎？”“沒見過。”“前面是個什麼島子？”“沒有名，那都是一些荒島，上邊也沒有人。”“喂！往外靠，繞過這些島子。”

敵人真是狡猾。他們一直也沒有放鬆對周圍

的观察和对这三位漁民的監視。就連晚上睡觉，都是輪流換班，枪不离手地看着这三位漁民。陈鎮民怕出事，他連觉都沒睡。

夜里，林卫平把舵交給了阿蔡，对阿蔡說：“夜潮浪大，使船要留神，躲着涌窩，你要不行就叫醒我。”阿蔡完全領会了林卫平这話的意思。敢情林卫平这是一句反話，是叫阿蔡尽量使船左右搖晃，想把敌人搞得暈头轉向、精疲力倦，再收拾他們。可是，誰知道，船一直搖晃了一宿，敌人一个暈船的也沒有。

第二天早晨，阴天，海上有些冷，陈鎮民对匪徒們說：“来！打开两瓶酒，每人喝上一杯擋擋寒气。”又叫另一匪徒拿两大筒猪肉罐頭，交給刘大伯說：“喂！你去烧火，給我們热一热。”“好吧！”这帮家伙就象狗一样，不大会工夫，把猪肉和酒，还有一堆压缩餅干都搶光了。林卫平他們挨着吃完了飯，還沒过一袋烟的工夫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就見这帮家伙，捂着肚子直哎哟嗷啊地乱吐，都往船后边跑。有的還沒到船尾哪，就拉到褲子里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們暈船了嗎？不是。原来刘大伯在热肉的时候，趁敌人沒注意，把一瓶油船用的桐油掺到肉里了。你想，那桐油是油船补网用的呀，人要是吃了能受得了嗎？就見陈鎮民捂着肚子直叫喚：“真他媽的活見鬼！这是怎么啦？”有的匪徒就說：“哎哟！准是压缩餅干的毛病。”“对！

对！我看着就他媽不是个色嘛。”阿蔡和刘大伯想麻痹一下敌人，搀着这个，扶着那个，給这个擦拉的，又給那个扫吐的。林卫平說：“他們这可能是受风了，把咱們上岸穿的衣服給他們披上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陈鎮民却还在暗暗地观察着林卫平他們的行动，絲毫也沒放松警觉。

十月份，海上天气变化大。这时候，刮起了西北风。船往东南走，正好順风。风力在不断加强，从二級到三級，从三級到四級，风越刮越大，浪越涌越高，船越走越快，离香港越来越近。陈鎮民越琢磨越高兴，林卫平越想越着急。

两天以来，在海上怎么就沒遇見别的船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。因为这个月份是打黃魚的季节，漁船很少出外海。就是有的船看見了他們也不会怎么注意，因為他們是一只普通的单篷船，就連雷达都发现不了他們。又加上匪徒們用枪逼着他們走，航綫是既不靠里也不靠外。一路上，看見船就躲船，瞧見島子就繞島子，所以沒被人发现。

就在六点半鐘，船已經到了鯊魚島海面。要是过了鯊魚島，再有几个小时就到香港了。这时候，船順风，走得很快。天已經黑了，远远地看見了鯊魚島上的灯塔。这一帶，海里鯊魚很多，来回直窜。船上的人，心情都很紧张。林卫平心里想：眼看就要到鯊魚島了，一定要在島子附近跟他們拚，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把敌人放跑。陈鎮民也在想：

一路上沒出事，总算万幸。只要冲过这最后一关，就算是逃出虎口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忽然在海里发现有灯光。啊？！船！是船。是什么船？誰也不知道。林卫平心里高兴，陈鎮民心里害怕。“你看，是什么船？”这时候，林卫平完全知道敌人的心情，就故意加重語气說：“这，很可能是解放軍的巡邏艇。”“快点轉舵，我們往回跑。”“这可不比在陆地呀！怎么能跑得过巡邏艇呢？你們先別慌，讓我們来对付。就說我們是来修船的，他們准能相信。你們赶快把枪和东西都扔到海里，躲进艙里去。不然，这些东西讓他們瞧見可不得了。”陈鎮民一語不发，故作鎮靜。海上的灯光，越来越近。匪徒們都急眼了。这个說：“司令！要当机立断。”那个說：“司令！不能因小失大。”“司令！咱們顾命要紧哪！”陈鎮民思謀了一下，說：“不許乱，听我的命令。先毀掉橡皮艇，把东西和卡宾枪扔到海里，留下手枪，以防万一。”他們七手八脚，一会的工夫，把橡皮艇搞沉了，东西和卡宾枪都扔到了海里。每个人就剩下了一支手枪。林卫平說：“你們留着手枪也危險哪！要是讓他們查出来，再装漁民可就不行了。”“你不用多嘴，手枪不能扔。”“到現在你还信不过我們嗎？这样吧！反正我們也不打算回去了，把喝的淡水掏出去，你們把枪都放在水箱里吧。”陈鎮民犹犹豫豫。有几个匪徒凑近陈鎮民身旁，指了指腰里的短刀，低声說：“司令！难道还怕

这几个漁民不成？”陈鎮民詭計多端，他找了一块油布，把八支手枪一包，割了两根篷绳一捆，从船尾系到海里，绳子头拴在舵板的窟窿眼上。派了一个带短刀的匪徒往旁边一坐，看着林卫平和这包枪。

海里过的原来是一艘外国商船，沒到这边来，就朝着广州的方向开过去了。敌人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东西和卡宾枪全扔了。林卫平見敌人手里沒了武器，真是万分高兴，用手一指前边的島子說：“你們看：那就是香港了。”匪徒們一瞧，前边的大島子上一片灯光，心里那个得意劲就别提了。这个問：“还有多远？”那个也問：“还得多长时间？”林卫平說：“再有三个小时差不多啦。”陈鎮民說：“大家要注意！說不定前边小島子上会有共軍，千万不可大意。”林卫平說：“你們放心吧，这回保險不会出事了。”陈鎮民听見只当沒听見地說：“船上不要留这么多人，免得被共軍发现，引起怀疑。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。”說着就跟几个匪徒嘀咕了一下，領着四个家伙下了艙。进艙以后，象死狗一样，倒下就都睡着了。艙上边的三个匪徒，坐在那也直打盹儿。怎么快到了，他們都这么困呢？是不是想搞什么鬼呢？不是。因为在海上这两天，真把他們折腾得够受。虽然他們身体好，可是，海上生活，他們並沒有漁民那么习惯。这两天他們是时时刻刻提心吊胆、担惊受怕，真要是碰上解放軍，說不定他們就沒命了。再加上，吃也吃不好，

睡也睡不好，現在哪還有勁呀？剛上船的時候，倒是勁頭十足，坐了兩天船，勁頭搖晃下去了一半；剩下那一半，都讓桐油給折騰出去了。他們想，快到地方了，大風大浪也過來了，先睡會吧。可是，陳鎮民不明說，他怕漁民算計他們。剛才他們嘀咕什麼呢？陳鎮民說：“我們先睡一會兒，你們仨先值個班，等會兒再換你們睡。有什麼事叫醒我。”說完他領着幾個匪徒下艙睡覺去了。船上邊的匪徒一想：噢！知道快到地方了，你們先睡會兒。合着我們應該倒霉？你們在下邊睡，我們在上邊也睡。不約而同全睡了。林衛平一看時機已到，輕聲問了一句：“準備好了嗎？”阿蔡、大伯說：“好了。”林衛平牽篷繩，一轉舵，船就奔島子邊去了。看槍的這個敵人發覺了，“往哪邊走哇？”話還沒說完，林衛平照他腦袋就一烟袋。“梆！”這小子當時就報銷了。這烟袋怎麼那麼大的勁呀？廣東省漁民用的烟袋和北方人用的烟袋不一樣，他們是用這麼粗，這麼長的竹筒子做的。你想，這麼粗，這麼長的竹筒子，打在腦袋上，誰受得了哇？

林衛平把敵人打死了一個，驚醒了那倆，他們站起來就喊：“你們反啦？”阿蔡掄起來竹篙就是一下，正好打到他們腰上，兩個人一撞，身子就站不穩了。劉大伯在後邊一擺舵，船一搖晃，“撲通撲通”，這兩小子掉到海里，給海里鯊魚當夜餐了。船上敵人一喊，驚醒了陳鎮民，他伸出腦袋來想看看